

和強大的農民組織共同力量的反映。」確實的，要增加所得提高生活水準，在一個社會裏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增加總生產，而從其中獲得較從前更多的所得；另一種就是從現有規模的總生產中分配得更大的百分比。自由競爭的社會容易走上後者一條路，因為前者迂緩而後者直接。不過，競爭的結果，誰也沒有得到較大的一份，反而妨礙了總生產的增加，所爭得的名目上的各種因素報酬的增加，都被膨脹的作用所抵銷，誰也沒有實質提高所得。

綜結的說：美國的貿易和全面經濟問題並不存在真正的困難。只要美國人民明瞭實質問題是什麼，根據同一認識，同一方針和同一計劃去努力，那就可以迎刃而解。第一要務是建立「共同認識」。這就有賴於美國的決策者和專家們共同的努力，如何去建立「共同認識」。<sup>13</sup>

註⑬ The Japan Times, Oct. 10, 1978.

## 從東亞海軍態勢看中共海軍的戰力及其限度

譚溯澄

中共海軍自一九四九年在中國東北建軍以來，迄今已有二十九年；在這段期間，因為中共內部的政治內鬨不斷加劇，間接也就使得中共的海軍無法按照常軌發展。一九七四年一月，當中共的南海艦隊以飛彈擊敗南越在西沙羣島附近的海上衛戍部隊時，有不少的西方學者曾對中共海軍作戰能力予以高估。最近由於中共與越南關係的惡化，中共為了能在南方海域威嚇越南，將若干艦艇由廣州移駐海南島的榆林港，因而中共海軍的作戰能力到底有多大，又成為國際關係學者所關懷的問題。筆者認為，分析中共海軍的作戰能力，不能光從其艦艇數目上著眼，必須從較高一層之涵蓋面，即中共海軍的發展政策、其武器系統的結構、與其假想敵人海軍實力的對比、平時中共海軍的訓練素質及士氣、海軍指揮官的領導能力，以及中共海軍在整個東亞戰略情勢下所面臨的威脅壓力程度等等，加以研判，才能客觀地看到中共海軍的優劣點，和它的作戰能力的真實面。

### 一 中共海軍的成長過程

中共之正式設立海軍軍區，時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這種軍區組織就是日後中共建立海軍司令部的基礎。從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

九五〇年八月，中共成立了東北海軍軍區、華北海軍軍區與華東海軍軍區，在每一軍區下都分別設立了「海軍司令部」，但這時還沒有一個統一組織。一九五〇年九月，中共始在北平成立了統一指揮的「海軍司令部」，派蕭勁光擔任「司令員」，下轄「華北海軍司令部」（由東北和華北兩海軍軍區合併而成）、「華東海軍司令部」、「中南海軍司令部」（最先設於漢口，後遷於廣州）。這時中共的海防艦隊編制尚不十分穩定，有的地區司令部只轄一個艦隊，亦有轄有三個艦隊者。迨一九五五年冬天，中共又將海軍大事整理，撤銷各地區的「海軍司令部」，正式成立渤海、黃海、東海及南海四個艦隊。「渤海艦隊」以旅順為基地，「黃海艦隊」以青島為基地，「東海艦隊」以上海為基地，「南海艦隊」以黃埔為基地。後來中共覺得將渤海、黃海各自分配一艦隊，在防守上不甚妥當，故自一九六〇年九月起，又將「渤海艦隊」與「黃海艦隊」合併，命名為「北海艦隊」。<sup>①</sup>這種制度相沿至今。另外，由於中共重視潛艇的作戰能力，故自一九六二年起，在青島設置獨立的「潛水艇司令部」，地位與各艦隊相平行，直屬於北平的「海軍司令部」。<sup>②</sup>

在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根本沒有擴張海軍的能力。所有的重要艦艇，不是前國軍所遺留的，就是蘇俄所援助的。據美國方面估計，在一九五四年，蘇俄曾將舊式的「高爾底」（Gordy）驅逐艦和「S」級遠洋潛艇四艘、「斯蘇卡」級（"Shshuka" Class）中程潛艇四艘、「M」級近海用潛艇四艘，移交給中共使用。<sup>③</sup>迄至一九六〇年止，蘇俄除了提供前述之軍艦外，還包括六艘「克羅斯塔德」級（"Kronstadt" Class）的驅潛艦、六艘「砲兵」級（"Artilerist" Class）的巡邏艇、二艘「T—43」型的掃雷艦、以及大約五十艘左右的舊式魚雷艇。<sup>④</sup>中共就是靠著這些蘇俄的援貸，才能在一九五〇年代下半年，勉強建立起他們「自己」的海軍來。

大約從一九五六年開始，中共在上海、大連、廣東以及武昌等地之造船廠，進行有關掃雷艦、驅潛艦、魚雷艇等之設計與建造。在最初階段，如艦用引擎和主機等複雜裝備，中共均無能力自製，祇有由蘇俄輸入，然後再由中共本身加以裝配。模仿蘇俄「里加」級（"Riga" Class）的中共仿造驅逐艦，於一九五六年四月也在上海的滬東造船廠開始建造，不過中共祇完成了四艘，以後就向別的艦型上發展。<sup>⑤</sup>中共獨自設計和建造巡邏艇，大約始於一九五八年。最先下水的是屬於「汕頭」級，其次下水的是屬於「上

註① 陳慶甲，「共匪海軍戰力之研究」，載於國防研究院編，敵情研究論文集（台北：國防研究所，民國五十年），第三冊，一〇九七至一一一九頁。

註② 深水高嶺，「中國之台灣之海軍」，世界的艦船（東京：海人社），一九七七年八月號，八一頁。深水先生並指出南海艦隊的司令部是在湛江。

註③ 周四維譯，「共匪的海軍」（原為美國海軍大學研究報告），載於三軍聯合月刊編輯委員會編，匪俄研究專輯（台北：三軍聯合月刊社，民國五十五年），一〇四頁。

註④ 「中國之武器生產と裝備」，一九七四年自衛隊裝備年鑑（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七四年），七八頁。

註⑤ Raymond V. B. Blackman (ed.), *Jane's Fighting Ships 1964-1965*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Ltd., 1964), p. 51.

海級」。前者排水量為六十七噸，裝有三十七種砲四門（雙連裝）；後者排水量一百噸，裝有同樣的火砲。中共自製軍艦當中，最新型的要算是「旅大」級的驅逐艦。它係於一九七二年首次被外國發現，排水量約三千七百五十噸。據美國國務院研究員羅曼斯（Francis J. Romance）的分析，旅大級的造艦設計藍圖，可能是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發展成功的，其主要目的乃在因應和蘇俄發生海上衝突意外事件。<sup>⑥</sup>

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中共海軍的發展政策始終是遵循著「飛、潛、快」原則。「飛」指飛機，即海軍航空隊；「潛」指潛水艇，即水下海軍作戰部隊；「快」指魚雷快艇，即欲以速度上的敏捷來彌補火力上的不足。不過，迄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中共海軍的發展並不能令北平的領導人物滿意。照彭德懷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身任「國防部長」時所說：「在核子戰爭的現時代下，以戰鬥艦、航空母艦為主體的龐大艦隊，已不復有若何的意義了；但為防守長達一萬公里的中國海岸，必須有三百艘潛水艇，這是我們的目標。」<sup>⑦</sup>可是直到一九七七年，中共還祇有不到一百艘的潛艇，僅相等於彭德懷所說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後者依保守的估計，謂中共約有七十艘潛艇計算）。最近中共正在大叫推行「四個近代化」，然而除非中共願意將發展海軍列為三軍之優先，否則它的海軍發展速度是不會在比例上超前於陸軍和空軍的。

## 一一 中共海軍的戰力分佈概況

中共海軍的艦艇可以大別之為水面艦艇和 underwater 艦艇兩類，而水面艦艇又可再分為作戰艦艇與輔助艦艇。在作戰艦艇中，凡排水量超過一千噸以上者，就可以稱作是大型艦艇，因為中共最大的水面作戰軍艦才不過三千餘噸。目前中共超過一千噸以上的水面作戰軍艦，有「旅大」級驅逐艦（三千七百五十噸）、舊式的「高爾底」級驅逐艦（二千零四十噸）、「江滬」級巡邏艦（約一千八百噸，一九七五年下水）、「江東」級巡邏艦（一千八百噸，一九七三年下水）、「江南」級巡邏艦（一千六百噸，最早在一九六七年服役）、以及「里加」級巡邏艦（一千六百噸）等六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江南級外，其他五型軍艦都裝有飛彈。江東級軍艦所裝置的，是艦對空飛彈，而旅大級、高爾底級、江滬級與里加級等四型，都是 SS-N-2 型的艦對艦飛彈。<sup>⑧</sup>

由於中共所有的雜七雜八的各類小艇特多，因而純就艦艇艘數言，竟高達千艘以上。據中華民國的統計資料顯示，在一九七四

註⑥ Francis J. Romance, "Peking's Counter-Encirclement Strategy: The Maritime Element," *Orbis*, Vol. 20, No. 2, Summer 1976, p. 452.

註⑦ 引自周尚譯，「共匪軍事力量之剖視」，載於三軍聯合月刊編輯委員會編，前引書，七三頁。

註⑧ John Moore (ed.), *Jane's Fighting Ships 1977-78*, pp. 87-88.

年中共擁有各型艦艇一千九百六十六艘，約五十四萬餘噸。<sup>⑨</sup>其中包括主要作戰艦一百七十九艘<sup>⑩</sup>、各類作戰艇（如飛彈快艇、水翼魚雷快艇、快速砲艇、魚雷快艇、普通砲艇、水翼砲艇、水翼飛彈快艇以及掃雷艇）計一千零六十四艘，登陸艦艇五百二十八艘和後勤艦艇一百九十五艘。自一九七四年以降，中共艦艇並無大幅增加。日本方面的學者，認為中共海軍在一九七六年的艦艇分佈大約是「東海艦隊」為四百艘，「北海艦隊」與「南海艦隊」各為一百五十艘。<sup>⑪</sup>美國方面的學者，大都對於中共海軍的戰力不甚重視。例如曾隨同前國防部部長史克辛格赴大陸訪問的魯瓦克（Edward N. Luttwak）教授，就曾明白地指出：「中共海軍現有潛艇的噪音極大，除了能當蘇俄現代潛艇的練習靶外，別無作用。」<sup>⑫</sup>中共的魚雷快艇雖有三百艘之多，但從中華民國過去與中共海軍交戰的經驗看來，中共的魚雷艇在命中後極易爆炸，所以被人譏之為「一打就爆的「汽油罐」」。<sup>⑬</sup>

中共的SS-N-2型飛彈，就是西方所稱之「冥河」（Styx）型飛彈。該種飛彈最先係由蘇俄發展，裝備於「科瑪」級（「Komar」Class）與「奧薩」級（「Osa」Class）的飛彈快艇上，後來中共加以仿造而移裝至巡邏艦及驅逐艦上。蘇俄使用此種飛彈係於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其後當許多新的艦對艦式飛彈發明後，這種「冥河」式飛彈已經不再為蘇俄海軍所看重。<sup>⑭</sup>但是中共迄至目前，仍然將冥河式飛彈當作寶貝，它始終沒有辦法製造出另外一種更精密、更準確的飛彈。由這一事實，就可以證明中共的飛彈製作技術仍然不見得是如何高明。與美蘇相較，更瞠乎其後。

現代的海軍，是一個需要高度技術操作的兵種，故訓練現代化的海軍官兵，首先要以加強官兵的科學知識為主要致力的目標。在這一點上，中共的海軍訓練是有很大的缺陷的。從一九七八年開始，中共雖實行了所謂新兵役制度，但是海軍戰士的服役年限仍和以前一樣，即海軍陸勤部隊為四年，海軍艦艇部隊為五年。由於大陸一般教育知識水準的落後，聯帶地也影響了這些海軍戰士的服役素質。中國大陸雖有龐大的人力，以供給中共海軍所需之充員，但這祇是就數量上而言，而不是就質量上而言。一個艦隊戰力的發揮，必須要有適當的健全人材，以操縱作戰艦艇上的複雜機械。如果海軍戰士訓練素質低落，那就像是一尾「無齒的海鯊」，因為使用飛彈和槍砲的，最後終究還是海員。況且即使是使用飛彈作戰，敵方還是可以用電子反制裝備，干擾飛彈的飛行導引系統，而使飛彈不能命中目標。蕭勁光雖多年擔任「海軍司令員」，但是他本人並不是學海軍的。容我們坦白地說，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尚沒有出現一位傑出的海軍高級將領。

註⑨ 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編，一九七四匪情年報（台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六十三年），二一—五八頁。

註⑩ 計飛彈驅逐艦六艘、驅逐艦一艘、飛彈護航驅逐艦五艘、護航驅逐艦七艘、潛艇六十艘、海防砲艦十五艘、巡防艦四十五艘、掃雷艦四十艘。

註⑪ 深水高嶺，前引文，八二頁。

註⑫ 魯瓦克，「論中共國防現代化」，東亞季刊，十卷一期，第七頁。

註⑬ 劉毅夫，「八二三砲戰廿週年追憶」，傳記文學，三十三卷二期，一二三頁。

### 三 蘇俄遠東海軍對中共的壓力

如以中共的海軍，來和蘇俄的太平洋艦隊實力相比較，則中共在真正的戰爭中，猶如「螳臂當車」。蘇俄的遠東海軍，有艦艇七百五十艘，總噸位達一百二十萬噸，平均每艘軍艦的噸位達一千六百噸。<sup>⑮</sup>中共艦艇雖近二千艘，但總噸位僅有五十四萬噸，平均每艘軍艦噸位祇有二百七十噸。換言之，蘇俄太平洋艦隊之每一艦艇平均噸位要超過中共的五點九倍；單由這一比例數，亦可以看出中共海軍在艦型上的懸殊。蘇俄在遠東服役的最大巡洋艦，排水量有一萬八千噸<sup>⑯</sup>，而中共則連一艘巡洋艦都沒有。蘇俄在太平洋一帶所活躍的核子動力潛艇有高達萬噸級者，反觀中共，它所建造的核子潛艇迄今還不能完全進入戰備狀態。在艦對艦的攻擊武器方面，蘇俄太平洋艦隊所使用的最新飛彈（SS—N—9與SS—N—14）是在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才用於戰備的，而中共的「冥河」型飛彈則屬於一九六〇年的舊兵器。

自一九七〇年以來，蘇俄的太平洋艦隊曾屢次有意地在台灣海峽、黃海、巴士海峽以及南中國海等處對中共炫耀海上武力。蘇俄最近一次在黃海舉行的大演習，是發生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當時以排水量達七千五百噸的「克里斯塔」級（“Kresta” Class）巡洋艦為首，率領著四千五百噸的「卡辛」級（“Kashin” Class）驅逐艦和三千七百噸的「加寧」級（“Kanin” Class）驅逐艦，一起穿過對馬海峽，繞經日本所屬的福江島，向南駛入黃海。<sup>⑰</sup>「新華社」的記者為了進一步瞭解蘇俄艦隊的詳細活動情形，奉命親自至對馬島上作實地探訪。「卡辛」級驅逐艦後來由黃海再航向東海，最後活動於琉球之東方海面。除了艦隊外，還有TU—95型轟炸機以及IL—38型反潛飛機，也參加了該次演習。<sup>⑱</sup>今年（一九七八）六月，當中共與越南關係破裂日趨嚴重時，蘇俄派遣了飛彈巡洋艦、驅逐艦和供應艦在巴士海峽一帶巡弋，這顯然是為河內撐腰，而對北平施加壓力。

中共爲了要改善蘇俄對它所實施的海上大包圍，就必須要拉攏日本，首先在亞洲的東北方完成突破，這也就是中共爲什麼要加快速「中日和約」的簽訂，以及鄧小平的親赴日本，進行統戰。由鄧小平在日本所發表的言論看（如鄧說明中共的立場、支持日美保安條約的存在、以及希望日本增強軍事實力等），亦可以反證中共海軍戰力之薄弱，實不足以阻止蘇俄太平洋艦隊活動之南下。<sup>⑲</sup>

註⑮ USSR Missiles,”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 March 15, 1976, p. 91.

註⑯ Tan Su-cheng, *The Expansion of Soviet Seapower and the Security of Asia* (Taipei, Taiwan: Asia and the World Forum, 1977), p. 37.

註⑰ 艦名爲「塞尼亞溫上將」(Admiral Senyavin)號，爲現任太平洋艦隊司令馬斯洛夫(V. P. Maslov)的指揮艦。

註⑱ 參見一九七六年七月份，產經新聞（日本），有關俄艦活動的報導。

註⑲ 蘇俄太平洋艦隊屬下的海軍航空隊，約有各型飛機三百五十架。

註⑳ “Teng endorses Japan’s Military Alliance with U. S.,” *China Post*, October 25, 1978, p. 2.

不過，從蘇俄眼中看來，鄧小平之親赴日本訪問，無異是日本與中共加速親密的表示。尤其是鄧小平在福田首相招待的晚宴上當眾說出「（日本與中共）雙方都不講求霸權，『和約』的訂立，對當前威脅兩『國』的霸權國家，是一個嚴重的打擊」。這話無異是向蘇俄做正面的挑戰，當然會引起蘇俄之不快。誠如日本產經新聞所指出的。「鄧小平訪問日本，在國際政治上帶給蘇俄的恐懼是，日本的經濟力與中共十億人口的潛在實力相結合，以及十年二十年後國際政治均衡上的變化」<sup>②</sup>。

中共一方面希望日本能增加其現有的海軍防禦力，以作為中共在亞洲東北方的海上對蘇「擋箭牌」，另一方面則希望日本能以工業技術，提高中共海軍的作戰能力。在一九七七年一年中，曾有與日本海軍有淵源者多人，分批赴大陸訪問，其中包括原日本海兵學校畢業的現任防衛研修所教官岩島久夫、前海軍技術中校除堀元美、戰前海軍將官阿曾沼廣鄉、永井昇，以及原海軍中將前田稔、海兵學校第五十九期出身的富田敏彥、第六十八期出身的石轉利敏、第七十四期出身的角田博等等。富田敏彥在北平曾與中共的海軍負責人楊思德進行會談。至於岩島久夫，中共曾當面問他「日本出口兵器的現狀及將來的可能性」為如何。<sup>③</sup>綜上所觀，吾人以為，當中共欲利用日本以對付蘇俄時，蘇俄必會繼續增強太平洋艦隊的作戰能力，以作為壓迫中共的「大包圍」手段。

#### 四 中華民國海軍對中共的壓力

中華民國政府目前對中共的態度，可以歸納為三個原則：第一是，不與中共從事任何接觸和談判，繼續堅持反共政策；第二是，永遠站在自由世界的這一邊，反對美國與中共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第三是，以各種方式擴大與友好國家（包括無邦交國家）的接觸，廣泛爭取國際間的了解與支持。因此，中華民國必須維持強大的軍力，能守能攻。在這種政策下，中華民國海軍一方面是以驅逐艦和護航驅逐艦為重心，建立起擁有相當打擊力的攻擊部隊；在他方面則維持著相當強大的兩棲登陸部隊和海軍陸戰隊，以期增加對中共的壓力。據日人深水高嶺氏的估計，中華民國海軍在一九七七年共有人員七萬人（內有一半是海軍陸戰隊），各型艦艇約一百七十艘，總噸位為十八萬三千噸，包括潛水艇兩艘、驅逐艦十八艘、巡邏艦十三艘、哨戒艇三艘、砲艇十四艘、掃雷艦艇二十五艘、登陸艦艇四十九艘、補助艦艇三十七艘，以及其他艦艇十餘艘。<sup>④</sup>自中華民國的兵工業自行研製成艦對艦的「雄蜂」型飛彈後，中華民國的海軍戰力已有大幅的提高。雄蜂型飛彈在外形上看，和以色列的「卡貝瑞」（Gabriel）飛彈相類似，「卡

註① 「俄對日匪締約再提警告」，認為日俄關係，帶來嚴重危機」，中國時報，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一版。

註② 松井茂，「日中（共）軍事交流的實態」，反ソ統一戰線工作と日本からの武器輸出への期待」，問題と研究一九七八年三月號，二七至三三頁。

註③ 深水高嶺，前引文，第八十五頁。

貝瑞」飛彈是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發展成功的，若和中共的「冥河」式飛彈相比，顯然在性能上要優越得多。<sup>②</sup>除了儘量使艦用武器現代化外，中華民國海軍還向美國購買新式的反潛作戰艦，以增強對抗中共潛艇部隊的能力。據外電報導，目前中華民國已有約二十五架的S2A型追蹤飛機，正用於監視台灣附近海域及進行反潛作戰。同時，美國政府業已同意將一中隊的S2E型追蹤機出售於中華民國。這種S2E型飛機是S2A型的進一步改良式，裝有特殊的雷達與聲納系統，其電子儀器的偵察能力要比S2A型更爲優越，可從事深海偵察之用。在其他武器方面，美國國防部根據武器外銷管制法，於今年（一九七八）六月二十六日通知美國國會，謂美國政府已決定以價值二千二百八十萬美元的一百五十枚MK四六MOD型的魚雷，出售予中華民國。據美國軍事專家說，雖然中華民國自一九七三年起，就把這種魚雷配備在驅逐艦以及反潛飛機上，但是這批新增購的魚雷，無疑地將會進一步加強中華民國海軍對抗中共的能力。

從中共眼中看，由於台澎金馬繼續掌握在中華民國的手裏，致使上海的「東海艦隊」和湛江的「南海艦隊」兩者無法聯合在一起，而不得被迫分隔使用，這就減低了中共海軍整體所能發揮的效力。相反地，在中華民國方面，便沒有此種地略上的弱點，它可以依照「內線作戰」的態勢，相機集中兵力，殲滅來犯敵人。這一有利的戰略形勢，是自由世界在東亞地區的一份可貴的資產。據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艾倫·懷汀（Allen Whiting）的估計，目前中共只有輸送七萬五千名軍隊，發動對台灣攻擊的能力。以這樣有限的兵力，顯然不能侵犯中華民國。況且中共海軍所使用的冥河型飛彈，性質並不優異，它容易受到電子反飛彈系統的破壞。這一弱點，已在一九七三年的以阿戰爭中獲得證實。當時埃及海軍裝有蘇俄所供給的冥河型飛彈，可是它們的命中率很低，這是因爲以色列運用雷達干擾技術，破壞了冥河飛彈的原定空中飛行路程。<sup>③</sup>中共如欲進攻台灣，必須先取得制空權，但這是不可能的。中華民國空軍戰技的高強，在東亞各國稱得上是首屈一指的。

## 五 越南海軍對於中共的壓力

今天的越南海軍，論艦艇數目及作戰能力，都要遠超過越戰時期的北越海軍；因爲在南越阮文紹政府崩潰期間，大多數的西貢艦艇均被河內所接收了。目前河內所擁有的最大作戰艦艇，是屬於一千七百噸的前美國「巴奈加特」級（“Barnegat” Class）的巡邏艦。越南海軍的主要力量是依靠數百艘排水量在三百噸以下的各式小艇（如巡邏艇、魚雷艇、快速炮艇等）。其中有一些是中共

註② “Gabriel Shipborne Surface-to-Surface Missile,” *Jane’s Weapon Systems 1972-73* (London: Sampson Low Martin & Co., LTD, 1972), pp. 41-42.

註③ H. W. Nelsen,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1977, p. 364.

在一九六〇年代援助北越的，它們包括六艘「P6」型的魚雷快艇、八艘「上海級」的攻擊快艇和十四艘「汕頭級」的小砲艇。有少數的越南軍艦，也裝備有SS-N-2型飛彈（如「科瑪」級飛彈快艇即是）。根據吾人在前節中所作的分析，得知中共的「東海艦隊」難以在緊急時刻，穿越台灣海峽，馳赴南海增援，所以中共在海上對抗越南，祇有依賴「南海艦隊」本身，而不能依靠外援。這是中共在戰略上運用兵力很不利的地方。<sup>②③</sup>

中共與越南對於南中國海中諸島嶼主權的爭執，至今尚無法解決，而且彼此時有攻訐，交互漫罵。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共派遣了一支約有七百五十人陸戰隊和由十一艘艦艇（包括飛彈驅逐艦）所組成的艦隊，一舉攻佔了當時在阮文紹部隊佔領下的西沙羣島。雖然雙方都指控對方首先開火，但由事後種種跡象顯示，顯然是由中共首先採取主動的攻擊。<sup>②④</sup>越戰結束後，河內屢次向北平提出要求，主張討論西沙羣島問題，但中共未予理會。最後，越南政府於一九七七年三月公開聲明，要將西沙羣島和南沙羣島全部收回，迫使中共不得不在同月十七日於「人民日報」刊登「南中國海域的諸島自古以來即屬中國版圖」一文，以為答辯。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爲了怕越南再以武力將西沙羣島奪回，便於永興島上建立海軍基地，並在該島附近舉行了大規模的海上演習，藉以表示爲該島不惜一戰的決心。從地理位置上觀察，西沙羣島適位於越南中部大城峴港的正東方；任何駛往河內的船舶，都必須經過西沙羣島以北或以西的航道，從越南政府來看，其戰略地位當然十分重要。也就是這個原故，才成爲導致中共與越南兩者關係惡化的基本伏流之一。<sup>②⑤</sup>

自今年上半年起，爲了應付日趨惡化的南方情勢，中共已將原駐在廣州、黃埔、湛江、汕頭一帶的「南海艦隊」，分批抽調集中於海南島南方的榆林港，含有中共的飛彈驅逐艦在內。本文作者認爲，越南爲了更加增強其海上作戰的實力，將會要求蘇俄援助更多的艦對艦型飛彈裝置於各巡邏艦上。祇要在武器方面不比中共相差太多，今天的越南海軍當可應付中共的挑釁，更何況蘇俄還可能予以支援。

本年六月，美國耶魯大學的趙浩生教授，在爲日本朝日新聞所寫的一篇特別文稿中說，蘇俄已將越南的金蘭灣用作海軍基地，而且在港口與海灣內已經佈滿蘇俄軍艦。<sup>②⑥</sup>從目前所得跡象看來，這一推斷是不正確的。比較公正的說法是，蘇俄可能在金蘭灣內置有某些軍事設備，但是蘇俄的軍艦却並未在金蘭灣內停泊。這當然是因爲越南在可能的情形下，避免對中共與美國引起過度的刺

註②③ 關於越南海軍實力詳情，參見 John Moore (ed.), *Jane's Fighting Ships 1977-78*, pp. 748-754.

註②④ Jay H. Long, "The Paracets Incident: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Policy," *Asian Affairs*, March-April 1974, p. 12.

註②⑤ Hungdah Chiu,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Continental Shelf and Its Implication on Delimiting Seabed in Southeast Asia," *Occasional Papers & 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77), pp. 24-30.

註②⑥ 參見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六月七日。



激。不過，自從中共與越南的衝突表面化後，中共的海軍除了要應付蘇俄的海上壓力以及來自中華民國的可能攻擊外，它還要分出一部份艦艇來嚇阻越南，由此亦可見中共海軍確是陷於相當的困窘之地了。

## 六 結論

觀察東亞一帶的各國海軍裝備，如蘇俄早已有各種海上發射飛彈的攻防武器，而中共、日本、中華民國、南韓、北韓以及越南等，亦分別擁有至少一種的艦對艦飛彈。越南、北韓與中共均使用「冥河」型飛彈。日本在驅逐艦上已裝有「鞞韃」(Tatar)型飛彈，南韓使用「標準」(Standard)型飛彈，中華民國則使用「雄蜂」型飛彈。故迄至目前，可以說所有的東亞海軍都已進入「飛彈」時代。在未來如有重大的海戰發生，則極可能交戰雙方會使用飛彈彼此還擊。面臨此一新的情況，吾人不論在觀念上以及作法上，都應有新的認識。至於反電子儀器和反飛彈系統的建立，應該由陸上推及於海上，俾不致受制於敵人，而讓敵人受制於我方優良的科技。

中共的海軍在表面上看，擁有不少的艦艇數量，但在實際的作戰能力上，即使在有限戰爭中，也不能予蘇俄艦隊以嚴重的打擊。況且由於金馬台澎諸地皆在中華民國的堅強控制之中，迫使中共的「東海艦隊」與「南海艦隊」必須分隔使用，而不能發揮高度的統合戰力。這是中共海軍在戰略態勢上的一大弱點。自中共與越南外交關係惡化後，中共必須抽調相當的海上兵力以應付河內，這就更使中共陷於「備多力分」的境地。鄧小平在訪問日本時，曾公開承認中共在各方面之「落後」。展望一九八〇年代的未來，除非中共願意將「建設海軍」列為國防的最高優先，否則，中共的海上攻防能力仍然要相當低落，而難有大幅度的增進。

中共爲了要突破蘇俄所施加的海上大包圍，就必須首先要拉攏日本。中共不但希望日本能在戰時封鎖對馬海峽，以阻止蘇俄艦隊的南下，而且還希望日本能在某種程度之內，以海軍科學技術來支援中共海軍的武器發展。正是由於中共的此種企圖，才使蘇俄對「中日和約」的生效感到疑懼。「反霸權條款」之列入和約中，據鄧小平表示，乃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日本在外交上，是標榜所謂「等距離外交」，但是「中日和約」的簽訂，實已破壞了這一政策之基本架構，因爲在蘇俄看來，目前日本政府所實際推行的政策，顯然是親近北平，而疏遠莫斯科。因之，蘇俄太平洋艦隊實力之仍將繼續增強，可說是事屬必然。這不但將使中共的海軍，受到更大的威脅，也將使日本感受相當的壓力。